

雲山先生大人 鑒安

愚姪

吳慶咸

古商蒙 惠贈毛

詩疏具見

荆迪後學之意不敢辭又不敢以阿堵相償因檢

舊藏古史言行略一種王愷甫批本南雷文定一種

奉呈 史席公散云報聊表微悃耳此請

仰行 悻悻無以奉報茲於架上檢得王愷甫手

批荅梨河文集係吳子瑜所贈者以轉贈焉即祈

老先生晒存 郵架為荷 順請

福安

元和氏欽嘉敬謹呈 壬申夏 五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
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
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
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術能究其人品
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
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
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
成爲忠端公主噐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
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葢山爲其高第弟子於

序

一

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
况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
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亾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
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
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
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
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
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
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
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

聊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鞿悅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寧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旣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厠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能勝私淑之慕爲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纂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歿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日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

南雷文案序

一

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

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
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
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
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
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
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
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
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
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
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

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
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
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梨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舉一居鳳凰山竹

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

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連延黃竹浦是也則梨洲先生之始祖也

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

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

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

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

世譜

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

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

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堦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

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

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

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

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

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

字德洪號蜚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王考陝

西有竹橋十塚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

外琦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
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
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
卒鄉人至今稱爲掇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谿正德
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
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
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
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
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
五世球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譜繁不能盡書書其

世譜

二

著者黎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
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
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
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
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懈益虔流轉襄
漢間至道州入厠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
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
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
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
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

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濱。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

世譜

三

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宐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之逆案。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濱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墓謚忠端。梨洲先生名宗義。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

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凡例四則

鐵木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毫又及之東岱不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南雷文定 凡例

一

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各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亾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慮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

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
煩於吾友也

姚江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

凡例

二

南雷文定 前集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南雷文定 目錄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臯羽年譜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畱別海昌同學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

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大家書

答陳士業論 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南雷文定

目錄

二

答汪魏美濟洞爭端問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卷四

答萬克宗質疑書

答萬克宗雜問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問

答萬克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宐立理學傳書

卷五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恭愍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雷僊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

商雷文定 目錄

三

商雷文定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魏子一墓誌銘

庶吉士魯韋菴墓誌銘

萬悔菴墓誌銘

陸文虎墓誌銘

劉瑞當墓誌銘

董次公墓誌銘

卷七

朱康流墓誌銘

沈眉生墓誌銘

陳定生墓誌銘

汪魏美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岫墓誌銘

李杲堂墓誌銘

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張心友墓誌銘

南雷文定

目錄

黃澤望壙誌

王征南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章公格菴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畧

卷十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司馬張澹若傳

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石工傳

柳說書傳

李因傳

卷十一

書神宗皇后事

南雷文定

目錄

五

前

四明山九題考

續荃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振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艙底失爲閤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醬餽之物難邀齏臼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義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彌快不謂高明意

南雷文定 附錄

一

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篋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叅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冲德必有隣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单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

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交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冲於此處想已大有欄柄放开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

南雷文定 附錄

二

尙能執鞭弭捧盤盂以從事邾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冲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爰雖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

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土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覲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現便郵信。筆滿紙。卽日返擢。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 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儉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南雷文定 附錄

三

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

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
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
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
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
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 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黎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黎洲先
生今世裁一見耳家邛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
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踟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

南雷文定 附錄

四

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
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
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
而第尤甚柰之何哉柰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
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
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 端明

陽九幸逢江濤難邈入春以來愁病有加吟言唯夢
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
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

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 映碧

第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怠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南雷文定

附錄

五

施 博 約 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藪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畧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捳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第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硃夾襍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中乙

西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處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商雷文定 附錄

六

憚日初 仲昇

河于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笱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劇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做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

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
一一昭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與醒羣迷吾道幸甚
弟病癯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賒一歎不知何故惟
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
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
篇呈教據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
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
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
南雷文定 附錄 七

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况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願
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
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賣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
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
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
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
散矣虞山旣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
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顛蒙而教之幸甚幸

甚拙著十國春秋專埃薛居正舊五代史畧爲較讐
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擬寄敝
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
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第循
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
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俛俛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
輓以千里之程則第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

南雷文定 附錄

八

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
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滄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
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鑽壺頭之霧千載無比
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第又流觀
紡綬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
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
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旣鮮發明卽於
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
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
第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併無髦牘之往來舟車

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填溝壑尙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歿時將得去者第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歿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葢山夫子柴第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剗刷豈非浚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第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覲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第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卽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京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藿也

李遜之 膚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歿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叙舊諒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

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第因遭亂以後憂遘火喪痛浚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第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旣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玄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黎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

南雷文定 附錄

十

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整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第切致禱私至感至荷 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 諷卷

黎洲先生久畱貴治浚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畱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槩國權等書又皆剞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間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黎洲先生家盡數抄

寫爲幸 與許酉山書

李本晨 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 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採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與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一

以疎漏遺說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

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愆愆景帝易儲以吟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亾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証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正是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厓山之帝昴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卽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室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一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

史公推薦於黼裒已奉 綸音下渙徵車賁門自宏
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丘壑不欲涸
跡長安卽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麗太守緘封以
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
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
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賓
似豈大雅所尙然第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俛
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三

曹 溶 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
有餘仰焉第衰後始解讀書蒼葦末年事七八種得
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頽唐不欄頌颺之意頗
思刺舛臆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
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
之才施之魏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
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
爲步趨乎第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
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閩老甲申以

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濶可歎羨我鄉自
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
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鵝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
儒林畧其官闕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
功經史者第言之非僭也

湯斌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葢山遺書知吾道
眞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詛老案頭得
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旣開四方藏書大

南雷文定附錄

七

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
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
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
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
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從日
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
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
先儒皆無當也葢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攔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纘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踈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

南雷文定

附錄

五

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第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獎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誦誦如聆欬聲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睿 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

南雷文定 附錄

十六

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笈篋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喚三十年辦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風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寓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

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旣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歿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七

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櫻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柰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罷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暮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

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燿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墻之外唯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卽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卽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南雷文定

附錄

七

三卽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轉張樓山師旣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臯羽之節茹恨黃墟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者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剝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鑿之墓石是崧遂恐成吾親也崧卽覲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或未知先人本末惟吾先生知之最深先生而肯惠以言則先人固藉大文以不朽矣此固先人志也崧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爲先生所屏棄也固宐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出處者五十年於茲矣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維崧幸甚先君子亦幸甚一縑將意深愧輶褻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錢澄之 飲光

弟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與禍會東西遊走雖爲饑驅實以遠害自署客隱危苦可知顧望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伯

南雷文定 附錄

十九

仲時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雷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快如之弟質本踈慵旣遭黨禍亾命天未閩粵播遷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古今之故精浚博辯當代無兩弟實未能窺其涯際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徃徃多合讀大作何其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海內師表方思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田間易學詩學莊屈合詁以及未刻詩文藁尙多都下諸君子謀爲授梓但成

一集必得先生序之以行世也敬懇者亾妻方氏以乙酉秋殉節於吳江之震澤歸葬已久傳誌缺然誠欲得大賢一言以爲不朽耳敝鄉羈邑志書皆不欲載惟其言不足信不欲與僞者同傳也往時魏叔子許爲之志第見其在吳門有求輒應未免眞僞相亂故不敢請弟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徼人妄譽哉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足重耳舊作行畧一藁寄呈左右研席之暇肯賜片語爲泉壤光乎闡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屬在氣誼之末輒敢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亾者爲不灰矣旅食蕭然莫將一敬送有非望之求亦自唉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南雷文定

附錄

二十

余增遠 若水

白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梨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凌夷之日望之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覽揆有頌余亦附之詩曰東海僊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留正氣忠孝幹天常松栢擎幽巘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賡爲章

徐乾學 健菴

乾學束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卽知有忠端公大節凜然崑玉秋霜照耀千古私心恒向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博極羣書深明理學著述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敬聆悃誨而山川緬邈兼爲世網所牽未能一展宿心此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情文肫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壺與先生過爲獎許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綽有餘榮縱自分

南雷文定 附錄

三

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事真闡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鑿往察來不假數術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後偉直接鄒魯一派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濤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哉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構思以應台命耳

朱彝尊 錫鬯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余童穉

時卽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
所害思陵卽阼先生詣闕訟寃手鐵椎許顯純又
搥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
哉先生之復父讐也旣而偕兩弟讀書譚菘合名士
襟契轉往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
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寃之
日除惡難於拔山迨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洎
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消歇無復
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牒臘率
子姓奉祀日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
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
不輟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冷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
居而借書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許三禮 西山

先生當世文獻淵原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時著
學自天開共值九百六十年嘉會 聖王幸魯表聖
慮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
後乃今莫不共知此道上備元亨利貞天德中集皇
帝王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前古後
今言理言心說知說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

故剋自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逢乾素聖南面計至今

十一
九行隨園詩話云時季士大夫學問空疎。見解迂淺。而好名特甚。今所傳三知齋。惟穆管農有詞條。然擁護天師。豈昏聩
逆殺士國。殊光各。揚其大體一議。本朝毛西河。理條莊引。經書。駁。甚。標。擬。擊。一事。別。漢。晉。五。行。志。中。此
類。犯。不。一。知。也。白。日。持。棍。使。可。打。殺。一。太。子。之。理。蕪。州。於。公。請。云。天。倫。割。至。性。張。桂。未。全。非。大。又。曰
深。文。論。官。間。氣。體。也。議。論。深。得。大。體。

善士逢齋撰計 月夜 戲論 大哉照
相城人。愛。同。易。於。若。石。齋。若。田。同。易。學。十。二。卷。從。京。房。即。席。節。入。文。言。類。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又
以。經。濟。自。尊。帶。思。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夏。田。同。課。耕。以。自。給。許。人。許。者。二。不。俗。見。其。學。時
天。和。十。九。天。和。十。九。行。一。行。逢。齋。二。字。未。詳。許。百。山。之。文。每。多。晦。澀。

十九 四同先
七行 錢國之在
若田同易學
高行白安忠諫公字
今今
康熙十九年辛年五
徐係齋為定私謚曰貞孝先生
其誤曰宮城沈慶生
故照曰壽徽子壽徽死國事慶生抱王哀之節逆視髮
李遐公 後居姚江名大翁

南雷文定

附錄

三

故邈

康熙

千歲

生初

而誰

局仁安

同治

年

月

日收票

善士

欽韻

捐

月

分

壹元

大此照

原銀不取
同治八年

今收到古卷

領票沈守之

局仁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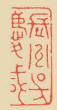
故遡自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逢乾素聖南面討至今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師表萬世聖道倡明恰符
千歲日至應其時而聖系彰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
生初度齊入十海內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向先生
而誰歸之哉

南雷文定

附錄

三

南雷文定卷一



東正起國



李安澤云善詩來叩已道思古文拒皆說知又不明白而三行字了知手餘言為不知令人氣滿

利字候說叶文
不如此物
負橋卷東首

安仁局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今收到古市卷

領募沈守之

善士欽韻珊捐士月八義塾壹愿錢叁百文此照

同治八年十一月

日收票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前集

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各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

南雷文定卷一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苾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一

前集

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

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
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
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
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
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
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
淡情從而摺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
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
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二

賦集

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
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

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
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
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
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
之文集厯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
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亾也自宋方以後東

至情孤不語四
字是千古文
章之的向与
二林竹者每
安持此語以與
量古今文人生
生乃及得我心
乙丑年七月

崑山 邱蒙 唐列 晉江 中書 吳根 石 領蒙沈守之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領蒙沈守之

善士欽韻珊捐十一月分學字壹應錢壹文此照

同治八年十一月 日收票

局仁安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其大

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

以起衰救弊為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

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

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

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

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亾於韓又曰

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崑山 邱蒙 唐列 晉江 中書 吳根 石 領蒙沈守之

同治八年十一月

日收票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
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
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
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
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
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
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
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
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
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
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
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
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
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亾於韓又曰
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歿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

空同北李 夫唐承徐廣之詞沒一坐 誤作即 即漢宗 日命 嘉 一 行公超 未詳 即人君房信其詳

員橋卷東首

安仁局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布卷

領募沈守之

善士欽韻珊捐十二月分義塾壹愿錢叁百丈此照

同治八年十二月

日收票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四

前集

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溯何事受弊之所由來極為切中且目

法家亦多允當是為持平之論 乙巳秋七月 廿五日 潤門

論震川言不為甚的自解法家則莫

能通其數矣

丙午九月重九後十日稿發被後 每正司卷郵第千照福生祀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歿○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
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
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奔○洲○之○襲○史
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晁○寡○惜○乎○未○竟
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
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
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
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淡○湛○之○思
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
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
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
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四

前集

溯何事受弊之所由來極為切中
論法家亦多允當是為持平之論

乙丑秋七月
廿五日澗門

論震川言不為甚的自解法家則莫
能通其數矣

丙午九月重九後十日稿後被錄
每正司卷頭第廿照楊生記

真是文欲世
如屬赤水者
亦不足功歟

名言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亾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瘳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五

前集

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淺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會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

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塲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召孔孟豈眞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六

前集

以章法為健以意深為厚
濛濛論
文章道不到自註此事中
老狐精

作不得句
因語
乙巳七月

末幅意自高惜未二編發
故當衍而極
三以為一篇
丙午重陽後十日西門館室

後葦碧軒詩序 已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七

前集

妻成子天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鬪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

先生中郎之序
此序為引

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捨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灰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為賣。警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為徒嘔。余悲其言。為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交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皆然情深 乙丑秋七月

末幅引文長中郎事大失立言之體

即先生所謂倒序文章家架子也

即不知過譽翁祖石亦何難別為引據

且即以此證應謙臣兒輩之醒

丙午十月五日司蒼獨第留日記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巳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濶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畱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嚼盡昔忝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旣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雷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九

前集

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巳酉十一月來遊蓬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卷之二頁八

安仁局

同治八年十月 日收票

善士欽韻珊捐十月分義塾壹佰銀叁百文此照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巷 領募沈守之



庸 由... 爲... 一... 原上... 受... 極... 如... 天... 善... 仁... 守... 之...

南雷文定序

卷之一

十

難... 朝... 勢... 不... 能... 善... 所... 極... 皆... 亦... 難... 不...
甚... 簡... 德... 不... 情... 致... 有... 奇... 趣... 且... 資...
考... 加... 也... 丙... 午... 十... 月... 多... 言... 仰... 幸... 勿... 老... 定... 燭...

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
 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
 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
 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
 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天○闌○楯○之○底
 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
 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
 物○其○亦○可○慨○也○夫

物○其○亦○可○慨○也○夫
 妙○在○而○不○測
 乙○丑○秋○月

體○雖○六○朝○勢○不○能○年○所○極○皆○前○致○不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

甚○簡○德○亦○情○致○有○奇○趣○筆○足○資

考○如○也
 丙午十月五日
 吾師董日蒼宅煇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不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亾其有爲之調人者則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

明集

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澹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

此地故位於古... 善士欽韻珊捐九月分借字壹愿錢壹文此照

安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領募沈守之

仁

善士欽韻珊捐九月分借字壹愿錢壹文此照

月分借字壹愿錢壹文此照

文此照

局

同治八年九月

日收票

後... 評... 不... 免... 以... 前... 後... 較... 其... 優... 為... 也



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為再遇也念六十年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二

前集

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

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議諦自得惜未有拋磚落語

係幅已非始願一語未免落白 乙巳秋七月

論文切中議亦極暢但有係幅一

語則似熱州於手古不復更其未
識生而片所以推另樂其程不多以若為地

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二

前集

議諦自得惜未有拋磚落語

序幅已非始願一語未免落白 乙巳秋七月

論文切中議亦極暢但有序幅一

語則以懇惻於古不覺重疊未
識生一而片所以推另築其程不覺以若爲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亾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效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溢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宐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亾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宐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畱

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亾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亾也。謝臯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亾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豕。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四

四集

好作大議論轉入小言黎州
之文法生此所以成大家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眺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五

前集

嘗以勘之爲句於
記傳下着點甚暢
前集卷

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旣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撥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亾友陸文虎欲刻

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寒纂巖，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嶽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六

寄○托○執○筆○圖○此○有○滌○滂○然○
 苾○屬○櫛○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樓○之○志○尙○無○

黎洲文注，有晉宋間草堂流露其

少山時蓋上條於文選，其使閱其引

情發趣，以此文體不純，亦以此

少烟岸，碧留拖，丙午小春烟下

乙巳七月廿五日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旣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晁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彙典皆以爲有司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七

前集

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萬无名斯大出江郭人生造長記不事科舉意恐思注任以為非其造請任不能通一信非以經解任每集由博傳注之失於造

融會者係本而傷 札 劉也尤精三禮 此卷說神一七較衛正叙尤信 其列者皆神疑三卷神祀禱箋二

卷禁御留序而行 於未行御自保寧東而先生後得元宗而一抑為人則叙考我其仇而父及傳文中於兩中稱稱其為是也

文中未後而亦結末身元宗善其以增孝其重其神嘗言祀佳年雙在控八祀其亦言明今元元宗其推服者至矣

神民之心性也世保做妙心後德德德其理氣一說而莫如 此乃正其杜一書其行

得而後心德性不制其心經者皆也決心是也身外人有後故 因未詳叙不使神於心云云 張亦釋元宗神自撰佛雜

你做妙心為皆知 在當理也去其理也 唐身性 余亦敢將活清外生於張陽見示 張其大身 似其身妙儀神

神三種別錄其大身而 中皆任解載延延神經神 似心所謂精粗一也 宋末第誤者也 是元年於下傳則有及神三層四神也 不

始大經大德志本乎天命及界而出 即天教之假而 似其不有對義而似於其間 而神物有本也 神身信如神之在於神而神知也

商雷文定片

卷之一

十八

者於公爲
余老
何以
一
癯
長於

局仁安

同治八年

九月

收票日

謹于銀期到
收令
冊捐九
月
分義
豐
慶
鎮
大
此
船

鎮慶豐

局仁安



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
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
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
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
纒○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
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亾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亾矣猶幸野制遙傳苦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十九

前集

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亾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亾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宐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歿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亾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崔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亾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亾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

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
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
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
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
灰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
而先生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
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畱之乎
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序

二十

前集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卽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篋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寃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前集

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亾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澁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撤之可乎張子心

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砭砭手抄
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
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糝流連光景極詩家
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
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
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詩文書三志皆當以唐爲極則
詩之杜文之韓書之顏皆海
涵地負於漢以宋法家所不有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不賅備而宋以法家合之能也
其範圍矣學唐而合是三家
未爲於識唐人也

丙午小春燈下

謝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臯羽年譜注其遊錄讀臯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識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洩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全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亾宋之日而臯羽其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臯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骸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川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

寅相合彭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
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
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
哥言楊華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
等攢宮宐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
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
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况彭璋之武
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
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
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
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
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
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
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
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芾記未爲實也不知野
公以爲然百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
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
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墻
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

癸

辨

甲

乙

丙

有

確

指

已至

下

閏

五月

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集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前集

推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雪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楊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尙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没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

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
道者能辯之不為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
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
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
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
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
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
而命春薦刻之

說到實際更極復舊空何也以此見
聖人會上論頭亦只向外而一層黎洲

南雷文定序 卷之一

三七

字師說而敷衍之未能守師說而推進之
也此生平海學之病非論文之病

乙巳秋七月廿七日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

南雷文定序卷之一

三

集

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摘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

鑽研服鄭函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
欽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
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
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
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葢山之門
而浸淫於流俗茲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
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
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
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
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

南雷文定卷之一

三

南雷集

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佚
佚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
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返皆不寂寞
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
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
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
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足其
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
一時查出列屋兼輻自非鬪茸間閭之輩未有不購

南雷文定序

卷之一

三

南雷集

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
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
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
禎一輩之士老歿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
謂掘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謹鳥聒過
耳已泯蓋不特鷓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
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綬堂黎遂
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
分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
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機火所驅，干涉入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讓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回歐會爲波瀾，其邇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林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仲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澹澁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林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至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已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
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
敝紙滄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
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
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一

前集

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
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
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
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
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
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
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
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
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困覆護其上余獨以
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

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種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緡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在武林拈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樵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麗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歿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皮家中不

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櫛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踰前言然余之書

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旣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壘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於文法未爲月是以傳學故言考訂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已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
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
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
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
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
聖橋迺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聖橋入支港而行
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
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
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迺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五

前集

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
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
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尙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
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
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
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
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
扶喪舟以進畧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
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
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

南弱十里歷陡壘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
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
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
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
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
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
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
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
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
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

昇輦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輦舟
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
如直衝其腰旣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
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
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
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
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
之渡自昔爲難孫覲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
冒利稠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
舟盡溺歟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

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勅，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攬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第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踣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踪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八

前集

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

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共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頌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和事議編多好 乙巳月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十

明集

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眞珠累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旣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年之久舍

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
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
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更○復○何○
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
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
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
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
冬○日○書○窻○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
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
卽○舍○利○亦○復○何○奇○而○况○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
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
霧靄渙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
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
忽爾冥霽、地表雲歛、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
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挿於幽篁、縷絡纏於蘿闕、琤琮
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
結、余貽聘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
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
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七

南

各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
沸響、局縮人間、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
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
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
煩寃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螿、山鬼窈窕、腥風
之衝動、震瀑之敲盪、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
故爲京冥之所長、駕羣峰灌頂、北斗墮腕、藜蓬臭蔚、
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矐靈之
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礫石囹草、碎碑埋磚、枯齒碧
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冷鳥木客宵峯幽淡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晰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亾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已之淚能不泫然

如此文所以綰縈柳州先生文注有闕入六朝文句其不稱此也
乙巳秋七月

南雷文定記 卷之二

三

丙午冬十月廿七日早起庭院間冥濛

善霧墻頭屋角所見有老樹數

株槎枒之隙棲積皓然有似落雪

而階砌間必無之俗言謂之倒挂子見明

即消是日濛濛不見太為積亦如故越日後

然則棲積益厚午後漸飛微雪誠不

知生雪即霜耶有類乎此氣所云

者日隨雪記之 暮中刻識於京師西直門

丙午浙口富春司農賜印

俗言倒挂不利於大臣是時梁文定公以病在俛以十二月十三日卒於位豈俗傳之果有驗耶
丁未嘉平三日
日燭下濛濛
祝時將出
城外司農見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
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鄉野先生之
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
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發
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
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
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
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
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鄙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古

朋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
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瀆
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
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
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柔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
故居卒塋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
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磴磴不變自
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
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
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塋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矧矧蘇武

我知且中 十一卷 學作已夕

一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三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一，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一，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一，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一，卷，王，孫，其，書，後，述，全，園，主，既，告，別，即，告，其，其，味，雖，九，五，字，均，現，上，文，時，味，此，程，均，便，也。

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五 剛集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
則不能安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若徘徊兩岐之
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
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闢
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美所陷亡國之
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亾係於一堂余昔詞文
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
也 信重煙波去際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

符珮仁丈人。刻下書。未暇為歎。嗟者。今有。解支。孔星。

齋。兄。要。墨。晶。鏡。行。水。晶。鏡。一。行。傍。中。何。度。刻。下。今。持。奉。上。

秋。坐。查。收。亡。何。收。條。為。安。以。後。必。清。

飲 老 太 爺 刻 於 中 國 書 畫 社 青 雲

為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五 別集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若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為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為馬廐。馬廐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為鳥程。所忌。先生為陽美。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讀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倦雲煙波亭際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圍廟樂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寇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林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五

剛集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美。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詞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信雲煙波去際



南雷文定卷三

遼陽靳治荆較訂



荅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
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
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
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
二流變三疊一百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
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
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
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
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卽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一

前集

二卽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
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卽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
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
法旣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
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
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
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
珠自上而下第一位一刻主五第二位主六第三刻主
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
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
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
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
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
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

道自下而上者二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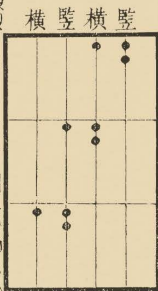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

卷之三 答問

二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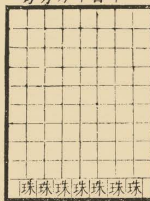
流變三疊圖



第一疊 第二疊 第三疊

太乙算

十一千百一萬去剪



兩儀算

十一千百一萬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 家諱 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 主律卽爲宮之律也 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

南雷文定

卷之三
答問

三

前集

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有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

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

南雷文定 卷之三
答問

四

明集

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

七百二十九分。

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

太簇長八寸。

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

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

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

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

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

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

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

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
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
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
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
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
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
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
相生之序也角宐生徵五徵宐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
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 滿寸法得
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
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
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旣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

南雷文定

卷之三
答問

六

問集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真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
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
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
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
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
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腴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
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
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
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
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
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
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
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南雷文定卷之三

八

前集

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成
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
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
之莊耶孔司助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
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
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助合
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
葬與司助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
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
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

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
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
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
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
達○蓋○由○子○瞻○淡○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
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
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
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
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
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歟○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
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
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
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
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
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澹○粹○而○
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
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
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
巖○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
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
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
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
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
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
道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
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
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
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睢州累遷屯田員
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叅軍
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睢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
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宋朝官謂之
縣令已改宋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
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
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畀則異俱未嘗入朝
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舉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
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
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

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
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
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荆川
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
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
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
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僉稱
非其本色矣

批數精核乎評名鹿門亦其者
鹿門分量不過如此作經生義者

南雷文定 卷之三

書

三

士

南雷集

推考太過

乙巳七月廿六日
燈下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一

前集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
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
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
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
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
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
月庚辰朔戌月巳酉朔亥月巳卯朔襄二十二年中
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
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二子月巳酉朔丑月
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
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
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
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
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
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
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
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
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

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歿。是顏子歿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歿。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詳核

乙巳秋七月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二其求其圍周得二尺七寸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

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圍求方須三分加一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圍四分去一是爲圍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腹徑九寸有餘也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五

前集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圍積也圍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圍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圍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有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
 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釐此則
 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
 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
 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
 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
 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
 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
 奏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
 釐有奇而不可以為八寸五釐也今為圖如左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六

前集

釐															
厘	毫	釐	毫	釐	毫	釐	毫	釐	毫	釐	毫	釐	毫	釐	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南岳為兩宗之祖者原為洞宗之祖

大鑑之後為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潞山此為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京沙京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一出自青原者二今潞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為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如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間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錢為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為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為盟陳會元附註以丘京素天王碑

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
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
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
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
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
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
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真
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
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
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

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
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
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
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
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
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講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
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二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三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九

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三

前集

同也黃石魚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魚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魚又以月

旁○灰○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
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
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灰○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
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
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
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后○則○灰○魄○之○爲
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
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入○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
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叅○所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五

前集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
以○巳○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
元帝
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
入○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椰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
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
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
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
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
人矣至於近口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
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
旣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五

前集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夫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
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
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
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
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
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
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姑無論其他如十
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
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
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

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大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
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
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
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
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
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
是四十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
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
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
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五

一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邨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
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
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于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
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
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
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
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綁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
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
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
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過○陰○晝○而○行○疾○乎○
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
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
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
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
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
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
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
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
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南雷文定

卷之三

雷

前集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
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
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
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
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
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
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
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
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
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
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必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
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
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
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
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
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
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
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

南雷文定

卷之三

五

前集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
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
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
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
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
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

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

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

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
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

離於壁未當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某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帽肖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庚

初集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于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向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答萬克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歛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綑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卽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

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竄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卽如古文尙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二

前集

終鵬突定案向講尙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卽惱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彞無卽惱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食有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尙書亂

周

限也

正自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醫奏鼓奮夫馳庶
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惟共萃庭歸雲川信之不疑
如知圖書在也而大
買書者眾首

安仁局

加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善士欽韻珊捐八月分義塾壹應錢叁百丈此照

付至十月底

領募沈守之

同治八年八月

日收票



取耳言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一冊集

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夔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兒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問之論。第有日食曆明之候。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克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四

前集

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

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于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于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一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五

前集

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鶴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鶴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檐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鶴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竝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

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類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七

前集

過得二十六七二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

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

王伯厚

厚之言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本此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

書日食曆家如姜茷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授

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

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

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

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

已過交限故姜茷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
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二宮一十度
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
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
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
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
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入度三四三七
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
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
何說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八

前集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淡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淡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九

前集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旣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衰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
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
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
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
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
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
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
時筵在室戶西當展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
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啓問

十

前集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
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
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
在戶牖間當展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
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
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
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
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
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肸主人俎用左肸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十一

前集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

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歿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第宗子歿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歿大宗不可以絕左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歿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第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三

則集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音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總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尙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第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

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
人知之而公羊敢期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
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
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
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
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
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
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白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文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古

問集

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禘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禘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禘而無禫其說如此某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
喪事先遠曰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
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
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
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
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
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
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
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五

前集

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
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
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
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
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
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
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
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
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

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地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禩少牢饋食禮

前集 卷之四 答問

十六

前集

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禩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妣配少牢言妣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耐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菟樂之事三載而後舉朝聘蒸嘗之

答萬克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卽格物之物聖人不迴乎物卽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卽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土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前集

物之物當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卽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

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常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
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
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
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
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
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
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
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
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
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

以格致理智爲後
起之格致之物也
知在於何起耶
則格致乎先言

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爲知體則難知
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
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
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
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
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
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
行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質亂也故
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

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
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
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
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
見○語○錄○中○門○第○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
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共○尋○先○師○之○學○脉○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尙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今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甌者之生祠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十

前集

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
韞輝教諭江振甘燧賈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
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
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
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問名臣習嘉言名經
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
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

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歿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嵎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嵎縣志中不空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嵎耶

南雷文定

卷之四
答問

五

前集

復秦燈巖書 名松齋主 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
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
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
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
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
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
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卽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
所照千門萬戶鑽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第

南甯文定 卷之四

三

副集

謂不然非

先忠
端諱

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

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
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
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

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

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

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

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

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菴宗

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

後儒以分位成而為物，物猶理也。佛者，氣以物即理，理生氣以說也。仁義神智是氣之本，亦起於理。理故本，而氣至乎物，理

知錢不便 原書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領募沈守之

仁安

善士欽韻珊捐十月分價字壹愿錢壹文此照

局

同治八年十月 日收票

同安

本局在連探嚴所留錄九性字之是而上一著為是也。村民多。是者。即。字。於。一。切。事。務。皆。有。定。於。此。者。其。一。切。事。務。皆。有。定。於。此。者。其。一。切。事。務。皆。有。定。於。此。者。

若上 巽伍

若上 巽伍

達者心明

契上達矣

巽者在上述祭例
再。自。高。第。同。至
在下。未。先。說。倒。茶
者。心。之。理。字。下。以。案
不同。如。上述。是。則。同
而。巽。與。佛。夫。而。論
雙。聚。加。亦。心。是
扣。擊。之。見

巽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

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前集

漢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乎鋪原無一事不
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
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
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
也第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
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
假因緣或在異日

同安在上達究竟不易之論而此所言同者下下學

上為有理但黎洲陸平說到此心上達身篤實是釋之

大天化之謂也。示不可知。清神。而。取。必。亦。也。也。也。

若上達亦可
巽仍名上達
若減亦有要
則斥取留上

達者上非
契上達矣

巽在上達於
兩肩自高第同至
在下學先說倒來
者心之兩字下學
不同上達者則同
而巽與暢大為論
雖與加帶心是
扣擊之見

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
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
肯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第以為

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
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
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注
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

儒者皆為此說第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
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
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前集

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

漢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
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
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
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
也第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
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為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
假因緣或在異日

同處在上達完是不易之論而此所言同處在下學
亦為有理但黎洲陸平說到此處上達可篤實矣

大化之理而不可知

南雷文定卷五

遼陽斬治荆較訂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
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
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衆援
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叅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
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一

前集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
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
公曰徹殿庶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
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
九師敗績朝議從彘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
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
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旣歛骨埋之設厲壇以
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
甲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

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墳爲歛鍾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歛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警撫臣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二

南雷集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舶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兼防叅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然尙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
重者皆寵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
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
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
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
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鬼瑣之士而謂之
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
十八日葬西臯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
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
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
臯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
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
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
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
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有事外遠效 乙巳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三

前集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卽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四

前集

姬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衙衙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駟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叅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圍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守之兵。以待不虞。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五

前集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浮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倦倦。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贈炙而粉筐黛器
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
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
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
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
昭則櫛園弟子也櫛園公填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
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
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
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
盛海門漁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南雷文定卷之五 墓誌銘

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
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
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
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
梁氏封恭人叅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
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
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
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王余祀后
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
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

且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
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
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
出其土苴科舉旣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
諸爨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
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况愈下
諸張時文臣鐘不打何況古文尙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戡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戡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戡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磬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會祖向上祖養蒙父闡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尙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八

剛集

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謂發王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餽募金抵誣贓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塋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庚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恻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速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九

評箋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
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于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
生首尾萃于納言王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
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
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
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關員冢宰李曰宣先後推
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
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
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
卽眞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十

前集

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
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
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
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
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篋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
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卽○被○罪○而○去○者
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傾○而○定○陳○新○甲○下○獄○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
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
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藩○覆○遼○蹙○廣○僅○誅

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七

前集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央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
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羆之獄卒以執
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
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
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澆許
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
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
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三

前集

獄底叢山于召對犯顏救之叢山革職公言皇上欲
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
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
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
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
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
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叢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
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
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
勳扞將宮奴市獐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

于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
流極之運刑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先帝尙遣一勛
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
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
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十三

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叢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
生其時叢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夫望見制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叢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十四

而集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馬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竹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蔽山縱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十五

前集

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

可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禪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塋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商雷文定碑卷之五

十六

前集

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饕餮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椽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鬪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蓑城毅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蒐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辰

憤痛之辭不禁泣下然亦太侷冗
背 乙巳七月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旣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勸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七

四集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讎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寤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余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毋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墻壁銷其
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
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
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徐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役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
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
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
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
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
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六

前集

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黜以刺史居烏程
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
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
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
于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
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葢山講學公又以其自
得者叅請皆歸寔際葢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
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
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埽洒廳
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此事不足爲
公重道也
公之心誠能之也

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隨環茲地憶之不覺妻愴公
 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
 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
 寄食婚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聞然嗟乎公之
 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
 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朝夕不汐帝座風雷通
 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
 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
 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蓐御蠖蟻自盡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七

前集

者心東流水國旣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
 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
 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耻古今亡國而不
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為使思陵避之南都天
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
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
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
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
歸立之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
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
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偉議

大乳之時忽
欲令天子航
海此正搖燕
人心而速之已
也豈守天下
之術若此
耶

南雷文定卷之五

十

前集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
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
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
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
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
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
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
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
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
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
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
軍值弘光帝卽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
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
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
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
書塋不書塋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
則屈賊唯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
得書塋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三

海集

思陵誅逆闖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
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闖人失勢者亦時
以閭巷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
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闖人監之太監張彛
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尙書郎公奏曰張彛憲總
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
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
者罪無赦內臣旣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
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
糾叅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卽

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
彛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
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彛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彛憲遂無
所得公念彛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
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尙書禮部
郎出借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
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向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
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
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

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
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
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
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
疑諸臣朋黨焉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
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
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蕪
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蕪
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鞞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閩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閩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閩不許出過十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閩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堙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閩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情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颺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綠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歛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南雷文定

卷之五

語

前集

無師公旣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旣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然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廷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颺天啓壬

成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旣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

南雷文定卷之五

五

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辯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賸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漚漚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孟子之告滕文公國與致先並列而曰君
請擇於朝二其望溪歷陳累代適都必三
之微亦未爲篤論也乙巳七月憫下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于天下也宋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卽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郟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郟陽以要地

南雷文定 卷之五

五

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畧盡濠平城墮蓬穎千里郟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藺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異甚公爲之乞哀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傳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

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竿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竿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于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藁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母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于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夾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于均我方

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三八

附集

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俾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師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

公還鄖郎已內附竄處不歸泚河失守遠宦于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劔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雜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翺翔樊城避賊于荊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餓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陷沒魁然而時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

南雷文定卷之五

二十九

真集

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郎亡國之際豈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為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為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聽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之事翻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
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于獄尙
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獻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
功死晉撫戍上閱爰書大怒悉置讞者于詔獄晉撫
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肄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囚
湖廣尋出守荊州府鄭奄蠱惠王請以王官行部履
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
民弗堪也事遂得寢鎮筓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
荆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
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荆所以守承天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三

前集

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馘告唐撫乃服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
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
調兵竿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
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關地濡褐積土蒙櫓
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礮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
守備韓鴻發閩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寇平上
賜銀幣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
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閩里不
敢自異晚又目盲租吏債家時見妮媠豈知其爲先

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寄與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于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已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猶使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造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暉、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麤見首尾者爲之科。

南雷文定

卷之五 墓誌銘

三

前集

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所麋記畧俾余爲銘銘曰：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吟未拙，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筭不勝，千古同哀。

歐陽刻

云學司馬子生年議諦贊和奮

初學注子生之神公此時有一三堂折折悒悒

南雷文定卷六

遼陽新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尙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
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一

前集

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尙書尙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
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做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卽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堊。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象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禡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策道。欲與話舊。若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二

前集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已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甃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遂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
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
斷髮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
死非倖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
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
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
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
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架無下足處生人之趣
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
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
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
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
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
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
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入也其淵源有自若
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
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
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
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畱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

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
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
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
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果堂求銘余傲葉水心
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
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
命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
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五

前集

子三人長學洪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鉞傳魁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誓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鉞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覿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
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
忠節迎蔽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
不露貧狹吳子逞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蔽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州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鍊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
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
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樞衣者蔽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簣○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泉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七

前變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婿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燾
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曰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鍼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感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覈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被方劑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而○之○旁○通○藝○
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鼓○山○其○所○重○却○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八

前集

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東○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誅○彼○黨○人○

者○已○如○屠○豕○雖○不○精○泐○而○可○堪○訂○劫○生○動○之○宗○

丙午
十月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卽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會之神理近
時作者寤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椅據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九

前集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
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
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
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
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
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
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
與先生過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
可作矣先生諱桌字季桌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
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獻獻生二子長城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會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十

前集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擗撞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
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燠○先○廩○生○次○煇○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次○熈○先○次○焯○先○今○存○者○唯○熈○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熈○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死○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

南雷文定卷之六 墓誌銘 十一 前集

爲○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黎○洲○之○學○博○則○不○能○不○推○其○欲○其○操○法○
家○之○長○而○自○出○一○手○實○則○其○受○法○家○之○病○
而○自○浸○生○好○學○深○思○之○雅○大○板○力○多○在○子○
長○歐○曾○嘗○以○晉○江○之○間○而○生○病○則○在○
檣○樹○木○似○又○出○手○焉○江○海○切○手○雲○山○其○本○久○
下○草○即○可○免○者○相○似○而○甚○矣○博○文○而○能○得○之○
以○禮○其○之○解○也○
乙巳秋七月廿六日湖門寓舍物下臨閱此山
已三教矣命替陽院新寮通入教堂枕睡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巴亥

予束髮出遊於澗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壘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澗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三

前集

此兩人爲重澗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

士人

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澗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模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兼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各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鏤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
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
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魯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古

前集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瘥剪燭相對凄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瘥爲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剡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鉞切雲
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
雙○躡○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情詞斐亘閱志言消

乃近於金陀小說乎

十月

稽娑堪時態其可及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十五

南雷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尙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滿祖相龍父忱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叅同悟真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七

前集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兼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各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此乃名之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鬪氣長于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為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闕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天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南雷文定

卷之六

七

前集

也先生初為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綠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為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為恢博奧蹟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為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若干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汗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為數者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臯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嫉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摧拉
 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讎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併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爲負墻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鈞索奸隱指
 陳極槩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二千之至風勿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七

前集

高程仁
 吳縣文表
 卷陽
 都仍作
 字仲安
 用
 地
 人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領募沈守之

安仁局

善士欽韻珊捐六月分義塾壹應錢叁百文此照

同治八年六月

日收票



減收
 在
 迎
 步
 初
 手
 鈔
 文
 第
 二
 日
 記
 公
 若
 初
 鄭
 卷
 臨
 以
 倫
 德
 雖
 不
 可
 學
 以
 爲
 已
 亦
 未
 也
 仍
 作
 受
 用
 謹
 此
 公
 示

此
 照
 領
 募
 沈
 守
 之
 領
 募
 沈
 守
 之
 領
 募
 沈
 守
 之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嫉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摧拉
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讎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併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望明在上未有信臣鈞索奸隱指
陳極喫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文

前集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救凡懷
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
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
盛可致不然彼方以化此快心此復以夫夫意得正
如痰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墮之果未幾而烏
程排吳縣磔峯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鎮
撫閉關斷旅瞻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
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雖是逆接文氣
究始局促

松聲
太不修
兩午首
西戶門
館舍日
松樓鐘
並記

海上事其船式枕工火器白楮皆內地所未有故能
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
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干
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
養虎咎始事之人為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衛所亦是
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
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倘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
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
松下古松為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十九

前集

謂于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惇惇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留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
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爰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儼鄴儼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掉婁江東放蕙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蕙水才彥霧會姜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篚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三

前集

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樵李則投夏葵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贈蹕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
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
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
盛○名○爲○之○婿○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
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
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嗇○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
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
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
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
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惘○然○不○知○有○生○之○樂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壬

前集

發○爲○詩○文○辭○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
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
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
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
瀾○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
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
越○月○計○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
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
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
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叅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衰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塋於鄮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南雷文定卷之六墓誌銘
三
前集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精神殞喪風味轉隆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慈悲水鳴咽鄮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此四字上
令人不復思
歎詞六一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
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蕭樂沈公
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五 前集

錄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為之泫然流涕也
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黠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
瀾祖曄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為制義不苟
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
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話

前集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某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旣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畢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至上非武寧所得揣桓温劉裕何許奸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五

前集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曰翁州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貢生丘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焯餘幼啓禎
問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
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
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
董集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
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
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溫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
七上公車巖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
履而不啞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
軀○曰○董○ 春秋特書

有程裁

乙巳秋七月廿七日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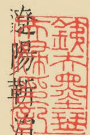
魯王以海受又不如唐桂陸
得人林不復能用此天已
明也 丁未臘月朔日燭下



南雷文定 卷之六
墓誌銘

三

南雷文定卷七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象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羸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筭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一

集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
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
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
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
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
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
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
生之書如堯典臯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
於其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
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二

詞集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
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
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
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
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
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
同於漳泉漳泉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
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閭奧舍皆取其
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自漳泉懸記先生之覃精者
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棄寧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焯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塋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三

前集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

百年漳兼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菴老人
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兼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留此一縷

詔為老確

乙巳秋七月廿七日濕門

僕言科舉痛恨老法生書
理法解之說彼兵所謂吾理
法脈者師某題某說之媚
有司及棄軍神理助理
賤之謂也心苗出年一切如

南雷文定卷之七

墓誌銘

四

新法為制蔽之賊讀此
詔益自喜所見仰同先

生年

丁未嘉平三之三教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五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為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為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為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即使面縛輿觀，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

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六

前集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叅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苑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各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甯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七

前集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旣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皮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旣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詣曰身旣隱矣

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榆鑑埏逢將以某年塋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塋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貌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八

前集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
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劾似道之臣。
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黎洲極言之文。終未免拉雜。

乙巳秋七月廿七日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九

南康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七

文苑傳明啟禎而逆劇擅坊。日賊賊善類。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任。奮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如四公子。四公者。相城方密之。以。大春冒辟疆。袁克典陳定生。黃慧。高即侯相宗。方城也。不期宗幼從父官京師。智知中朝。和於君子。小人門戶。格竹。尤。坐。懷穿阮大鍼。故劇義見。席金陵。謀復國。諸名士共撤大鍼罪。作蜀新防。亂定生及。其他。吳次尾。角。之。大鍼愧且。然。主。下。何。和。相宗。與。二人。相善也。私相。因。信。以。交。於。二人。李。者。已。乃。其。交。來。交。讎。而。大。鍼。宗。者。伶。一。群。林。歌。所。演。劇。併。燕。子。等。名。會。諸。名。士。以。試。李。集。會。後。相。宗。置。酒。為。會。徵。阮。伶。大。鍼。心。獨。喜。主。逆。伶。恨。三。人。者。尤。次。者。甲。中。南。都。擁。三。大。鍼。駭。而。與。大。鍼。將。盡。致。黨。人。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相。宗。夜。出。走。渡。楊。依。鎮。帥。為。保。得。免。容。之。國。家。後。以。傳。刑。始。定。生。在。南。都。被。逮。大。鍼。敗。規。歸。後。與。辟。疆。俱。卒。於。家。不。次。尾。嘗。主。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少。保。等。徒。邪。謀。文。據。皆。東。林。黨。動。天下。東。林。拉。那。忌。者。因。始。為。黨。魁。定。生。少。而。文。學。最。聞。最。善。金。壇。周。禮。和。鍾。時。乃。偉。奇。平。用。計。部。者。被。逮。定。生。管。教。萬。流。乃。不。滿。定。宗。定。生。上。詔。獄。下。錢。孫。曰。福。且。不。和。刑。偶。也。懸。系。事。時。存。條。衣。也。以。骨。佩。符。馮。鎮。按。謂。此。東。林。徒。人。勿。榜。按。以。是。待。指。解。未。幾。江。南。亡。大。鍼。之。死。定。生。得。脫。歸。而。禮。部。已。先。被。逮。定。生。既。歸。塵。少。保。公。奉。左。凡。十。年。不。入。城。守。卒。大。鍼。以。新。考。毛。會。相。奉。天下。和。黨。復。起。省。生。於。勅。朝。臣。張。中。友。於是。形。果。方。者。推。眉。生。之。者。作。柄。以。攻。大。鍼。恨。甚。及。以。志。按。揭。中。姓。名。持。盡。殺。之。不。以。眉。生。為。首。眉。生。復。姓。名。入。金。華。山。中。見。遺。述。

林黨人也其間佯從之曰卷之七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前集

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為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為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為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黜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與少保陳公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

前集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烏凌敢以瑣瀆明歲回里再當詣謝專肅布懇即請

道安惟乞

垂照不盡

名正肅

閏月二十七日

文部大兄均此不另

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直與少傅陳公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

前集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一

前集

沈翁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州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鑠鄒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嫗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遺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翁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

并及大鉞。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鉞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鉞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鉞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鉞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邕山張爾公歸

南雷文定卷之七 墓誌銘

三

前集

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殃。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翁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媚，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婿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尹灑、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塋于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百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况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三

前集

下。訃。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嗚呼。是。為。弘。光。黨。人。之。墓。叛。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遠勝鈍翁墓表誥多作不閱

痛瘡語安得有此深情至此乎

乙巳七月廿五日 潛門寓舍於下記

濡染大筆可謂淋漓盡致傑作也 乙巳七月廿五日 某子後

法生与門外事大是乳此留考防

衆揭一時名士大半在會中然吾不

知法以是仰等肺納直 而笑也 丁巳冬

汪程

汪魏美之

在苜十

事實又自

以覆蘭生

父某父其

乙酉兵亂

塘僑寓北

高士之名

亦甚重之

汪孝廉何

不知應者

者置酒湖

公相得甚

船就之魏

始在孤山

殘書數卷

友飲酒一

乾象晝習

孤山頗諱

汪

上

未

晚

誰

定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
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
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
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颯新安人徙於錢塘祖
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
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
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
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
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四

前集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
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
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
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
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
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
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
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
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
孤山頗誦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五

前集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俟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戶。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偽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狐鷺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紅瑣事有致 乙巳七月廿七日爲卷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六

前集

王仲樞墓表 已酉

君諱正中字仲樞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
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
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
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
字仲樞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
及仲樞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
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
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
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七

前集

民舍根括金帛係僮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
爲某營也仲樞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
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
於樵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樞遣兵擊之鄉聚相
犄角殺梧行 **忌**仲樞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
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切定
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
仲樞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樞丐命仲樞爲之消
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
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益人民之恃仲樞一時

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樞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烟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曆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樞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樞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蛩然之音僅一仲樞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鑿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樞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樞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樞生時已無人知仲樞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彙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廢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次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九

前集

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摧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祐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祐短簷破屋
皆拚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寘其中兩人每相攻
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
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為收拾
元祐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
趙幟元祐宗主王程以玩辭為本至于指歸日用不
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
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祐纏綿悽愴有流離
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主

前集

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
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祐○別○號○待○軒○曲○江○之○喬
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
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為○其○邑○許○村○場○鹽○課○司
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
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密○儒○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
為○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
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
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
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

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
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
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
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
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
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
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于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
摩郡邑之事草給事格菴邇近先生謂曰近名事慎
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
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三

前集

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
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
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滯雨士大夫皆集先
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
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
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
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
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
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
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歛歔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在子僂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南雷文定

卷之七

重

前集

生孤燈欵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捋腹。可見列聖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奔洲塾師。崛強不肯伏。奔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旣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

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
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哥○三○人○昂○
貢○生○晟○庠○生○景○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訥○諸○生○曾○孫○
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
年○塋○於○某○原○訥○鑑○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
訪○于○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
維○此○十○日○留○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
千○載○如○斯○

抒懷舊之蓄念後思古之幽情可謂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十四

前集

出外書

三

乙巳七月廿七日溼門燈下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

戴寓明州

爲文學宗

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五

前集

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欸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塲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

賈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
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
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
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亂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
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眞
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
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
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樞也因贈兵部尙書祖
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櫛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
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

南雷文定

卷之七
墓誌銘

三

前集

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
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
亦駢至定海縛馬厰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
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徒
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
生雖不述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雷
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
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
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
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

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下。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續篴。飴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墓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真是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南雷文定

卷之七

七

前集

苟非勞謙。厄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嗽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嗽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壁。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南雷文定卷八

遼陽靳治荆較訂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尙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一

南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水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
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
澁○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盧○曰○二○陳○君○之○
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
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點○相○煽○
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
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
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
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益○不○異○西○臺○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前集

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甫○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
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
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
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
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
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
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
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經○旨○
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

上卷之三宜以慈悲仁愛先生堂從惡聲和而究出世位回今之忘士多為村民等知此三人宜是也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每一年春者下起視
至人本神運可合
者保於水月
當貴利達安
表以天冲者任
此字碑形同途
我保出之如九

每一年春者下起視
至人本神運可合
者保於水月
當貴利達安
表以天冲者任
此字碑形同途
我保出之如九

南雷文定卷之八

墓誌銘

四

南雷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四

前集

國朝先正事... 卷四之三

十年以前... 作事之... 惟批... 弟亦...

吐食... 仰祝... 取者... 一日... 其後...

大行... 行不... 行不...

用...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以...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南雷文定 卷之八

五

前集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臆。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燿。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小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彘。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陸周

司馬遷傳

夫俠者以

然時異勢

出○游○俠○之○

巷○布○衣○之○

事○於○此○心

相○尋○之○意

皆○四○方○知

實○死○友○咄

聞其喜事

周明亦何

爾亦唯是

手○搏○彫○虎

關○天○下○事

也○周○明○姓

寺○卿○母○某

與○錢○司○馬

左○右○之○祥

之○間○非○內

家自附其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附其書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鄉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五

前集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燿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小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乘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六

到集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彰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
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
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
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
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蝌結

敘事酷摩史記而孝力老健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七

前集

是以赴之

乙巳秋七月
廿七日燭下

王崑崙之境
紀顯誌

丁未嘉平
三日燭下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

南雷文定卷之八

八

明集

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歛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

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
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
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尙○書○工○部○
侍○郎○後○有○顓○者○自○滄○州○徙○鄞○顓○孫○用○明○遷○雲○龍○溪○明○
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
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勲○字○振○寰○治○產○積○居○與○
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
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九

南雷集

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
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
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
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
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
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旣○第○進○士○
則○解○褐○除○官○直○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
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
於○其○間○也○娶○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
生○錫○聰○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
錫璜以國。震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覺覺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
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
些少得志。會不芥蒂。此志無窮。海怒鵬舉。希賢希聖。
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會不四十。

在黎洲爲淺、文字然由淺得深
先生文集如是乙巳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十

前集

王征南墓誌銘 已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
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
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
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
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
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
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
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
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

南雷文定墓誌銘

十一

前集

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
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
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立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
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
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
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
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
爲美饋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
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
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瘞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懋懋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緼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贊以二嫌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前集

見其爲僮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攬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舉之陽銘曰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奇人奇事而能以平常心之此亦一奇也

乙巳七月

二訪於下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圍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圍則搜者在北入北圍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十四

前集

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媯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恟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倅倘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搦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搦蟹澤望以搦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

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五

前集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益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寘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筭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臺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六

所集

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

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

彼○教○中○之○耑○門○者○尚○且○入○

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

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

監察御史謚忠端毋姚氏封

湖○人○娶○梁○氏○雜○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

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

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南雷文定卷之八墓誌銘

十七

冊集

拈○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

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

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

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即○為○日○記○所○讀○之○

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

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

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

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

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

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華書四分五周。上相十元。四種信界。二十重華藏。及年童香水海。皆從一心。依出故云。性海。幸未及四月。校刊臨院。任歸。演義。与八卷。十七頁。三行。扣。昔。以。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
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
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中○之○耑○門○者○尚○且○入○
而○述○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
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
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毋○姚○氏○封○
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
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
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十七

前集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
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
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
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塲○後○卽○爲○日○記○所○讀○之○
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
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
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
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
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
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
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文殊刺、不肯休轉將矣

意臨漫可惜也

丁未十月望
翁百燧下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十八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旣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九

聊集

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僚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僚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總爲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
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
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緇於身是孔子之
不以弔者而以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
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
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
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
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塋於千丈鏡之原子一
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忝孫男一憲淇孫女
二銘曰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子

前集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
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雨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况死陟丹旒白鷄有覓在側有覓在側
便爲樂國

銘習况痛

乙巳七月廿七
三哲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兼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主

墓誌銘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溲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
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敕於天地影堂靈
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
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
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
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
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
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
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
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四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
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
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
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
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
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兔名節
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
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蓋及是時爲式閭之事
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
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精於絕世

乙巳秋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前集

王孝女碑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礮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為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

南雷文定卷之八

三品

前集

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誅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調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决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勿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火未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火未謹喜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必告概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
簾○櫳○舉○室○奔○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
而○出○已○絕○呻○吟○礮○水○三○咽○一○絲○氤○氲○母○棺○出○否○旁○無○
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
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
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讖○語○江○流○不○墮○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靳治荆較訂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一

前集

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兢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諛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怩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媯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

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
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
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
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
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
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
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
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
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二

前集

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
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
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
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
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
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
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
近類揚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
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叢

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麤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馭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旣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廠衛也廠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

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
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
統顛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膺小臣爲誰驅除
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
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
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
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
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
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四

四

九月出差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
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
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
免群情之共駭况乎蹊徑叠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
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
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办上變之用者環
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
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卽使驅除異已別用同
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
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
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
臣謹曉冢宰朗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
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
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
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
百島人不脫劍鏑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豐
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
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
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
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
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
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至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
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
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至上早正大號
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
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
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
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
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
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
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
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已公自
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
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六

而集

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
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狂濤皆鑿公之忠全軀
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
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
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
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
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
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
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旣

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
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
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昞○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
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
其○視○受○終○如○敝○蹠○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
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
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
之○張○本○也

是曷遺聞真同兒嬉

乙丑七月

未後議論甚為的確自非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七

前集

身在如石如石如石
丁未臘月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薰之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八

前集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鈴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哀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颺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艱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官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肝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

南雷文定卷之九
行狀

九

前集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纍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鳥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莖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卽增一番徑實張櫂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灾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已之詔而李鳳鳴

時局二字
是仍著波
明末習氣
可恨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
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厥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厰雖
革而西厰之實尚存西厰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
厰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
尚且迷罔天聽而况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
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
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
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
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
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十

前集

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
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
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
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
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
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興再召悉
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
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
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
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臧氏之美。亦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南雷文定

卷之九

十二

前集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狗私濫舉。如房可壯。宋致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少執持臣會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卽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黜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三

前集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皞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鍼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勲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耻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郝祚昌疏遂起大鍼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即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三

前集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整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會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解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尙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繇著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他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卽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太繁

乙巳七月廿七日涪門寓中三教讀此

南雷文定

卷之九
行狀

十四

前集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爨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毋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帚群婦皆視一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事實

十五

前集

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麤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旣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幃棖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事實

六

前集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價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鍼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杲宗義爲搨首次桐城左國棟宣城沈壽民大鍼得志修報復旣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杲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南雷文定

卷之九

七

前集

中流離轉徙屹屹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縑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會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
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
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
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
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毋
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耳
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
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蔽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
國瞿稼軒朱文肅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
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
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
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特傳也 未為公 乙巳七月廿日

南雷文定卷十

遼陽蘄治荆較訂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圍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畱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一

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

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
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
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
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
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
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
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
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太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
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
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二

前集

之問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
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
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
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
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
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
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
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
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
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為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為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

南雷文定

傳卷之十

三

前集

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為○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此道絕學也明之有述學猶我朝之

有梅宣九也宣九頌而述學略不過黎州

生姓石上爰字莫得聞焉豈傳不傳也

真者命耶為有吳江王儀簡其人其傳久

于曝書亭集中而若擢不行于天下亦可惜也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四

張景岳傳

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校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

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做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做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叙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以此學爲名傳，而稱魯男子之與柳
下乙丑秋七月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厥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火災異叠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

南雷文定

傳卷之十

七

前集

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于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

公○街○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
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
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
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
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
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闇○
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
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
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
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

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
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歛金畿輔創建書院
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克鋒狡
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
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
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押搥鄉邦
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
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
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汗穢朝廷聞是
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

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旨○之○反○覆○辭○費○小
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旣○以○此○去○而○公○有○寧○錦
之○功○逆○奄○紬○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戶○罷○之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譖○訟○之○呂○惠○卿
興○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趨
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
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
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
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
次○卽○公○次○軌○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九

前集

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束○鹿○二○縣○皆○有○能○名○其
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束○鹿○河
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
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
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
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
人○一○女○嫁○諸○生○王○世○燭○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
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
知○其○爲○公○之○子○也○皇○歲○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

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有史法

乙巳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十

前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尙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崔山十三世孫祖晰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十一

前集

化爲先民曾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珣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汨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鉤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

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
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
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
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
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毋年九
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巉
嵯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
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洲主
盟壇坫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強不甘
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
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
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
雷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
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
港直歛人毋汪姬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
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
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
服之稱爲五峰舶主五峰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
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
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

南雷文定傳

卷之十

十三

前集

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

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

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

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

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

賜附鼉援其可旣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

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

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頌

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
醫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
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首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綬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南雷文定傳

卷之十

古

匯集

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
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
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
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
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
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
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敕所
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
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頌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闕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
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
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
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
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
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叅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
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
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共

前集

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後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
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
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
其反覆儉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
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
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勲不已悖乎宗
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
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
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何孝廉卽洗除先注業
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
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
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
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
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

南雷文定

卷之卅
傳

七

前集

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
福建大田儒學教授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
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
故君之主人慮囚董石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
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愆副使怨毒
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
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
于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毋余孺人老
而瞽目君搏頽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
君不煩群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

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驎

之驎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艷粉不能與晚學卑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瞽席衽七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斂迹徐氏多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六

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擬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瘐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教諭與修會典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

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九

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爲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奇冤奇窮非此草亦不難達讀之其
昭且為之神傳也己丑秋七月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
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物有山水漢唐以來
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
而爲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
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
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
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
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

南雷文定

卷之十

十

前集

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畫
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
爲○疊○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
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
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
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
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然○後○錯○之○石
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
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
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

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劭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大畧小礫。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前集

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邨故斬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閨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胎梅邨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叙祥爲最著。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獮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日子之說能使人驩怡嗚噓矣又期月生曰子之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可美

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楊之杭之金陵名達干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叅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
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
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
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
亭既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
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
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
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
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
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

南雷文定傳卷之十

三

前集

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
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
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
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

合于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
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
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

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
耳

三傳體裁死著而此傳尤甚且如此等心傳字
梅村文程於弇州誌解于古文初撰者未多聞也

李因傳

葛光祿者
名之齊字
無奇尔体
作画
巳而
三日
而中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採梅詩者一枝留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爲渠驗此詩識迎爲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卽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庵雅自珍惜然脫手卽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幃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前集

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庵以翰墨潤色其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是庵爲之鼎足僉父擔板亦艷爲玉臺佳話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失而是庵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尙有三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尙能沾漑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

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爲贄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契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荅也

南雷文定

卷之十

五

侯朝宗傳李貞美願言美傳曰柳如是

秋洲傳李令生皆以文詞之美令人為親

見之至今名者散

生亦有專傳不亡遺恨於眉生程賴余落心板

楊記中極力形容是兒于世修傲意為可惜他若徐

仲芳為如是傳已不能淋漓耳致陳生年為眉

生作一品夫人徐夫人行狀則純乎夢華將以

夸張塗飾頌周一時而轉沒其生矣

乙巳秋七月廿日刻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
 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
 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
 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
 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
 宗伯黃珣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
 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書事

一

前集

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
 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
 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册立太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
 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
 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
 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
 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
 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
 氏也住在烏帛蓬去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
 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

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苗始知爲鶴山府君之
子孫也大父誤記爲鳥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
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笞黃鬚叟宋楊后之冒楊次
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
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
也夫

此志有何闕涉縷一記之

丁未十二月
望前一日

在者少氏後牒中不可無此也世間公共一
文也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二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
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
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
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
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
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卽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
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
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仗鋤爲石窓皆以意相卜
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三

四集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
身○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
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
實○又○何○怪○乎○余○旣○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
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
之○惑○則○有○間○矣○一○曰○石○窓○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
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
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窓
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窓○者○凡○石○穴○多○在○平○地
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窓○也○二○曰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
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
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賓越鳥
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
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
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
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
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
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
汎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為在石窓下失

南雷文定卷之十一

四

前集

其地矣六曰楚射元會又云漢老隱父志敘於家而宮宅地形与相

東山名曰文案二十四卷載蘇長問村一為漢老隱父志敘於家而宮宅地形与相
人曰東山外藩地也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
合詳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
暨陽才遠志遠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
乘生氣者是也則立堅曰形与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始最為得形法之要蓋
与莽十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氣其神交氣感者物物皆然而後必揚序之德道始其能
不極其變非徒資與武足也蓋山川百物之情莫不皆然也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
不以其此外事惟都而理之也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其詳於前卷云云
滿地轉動運要知其為水而不負之為金方之為土易家說四方形而上者其中神而地也之氣也夫始与形
類知事和方信者理海而事易行謂帶表形上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也其事術過猶空談談巧亦非
不亦求其若夫尤未易善作崇鮮是而道其術者尤鮮是具術之明海用舍地是非得失且
懸于天不可見然倘而增人事難改鬼陰之說或之也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
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
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賓越鳥
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
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
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
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
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
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
汎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
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
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
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
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
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
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
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
鑿字名之橫峯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
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過雲
有雲
花坑
皮詩
北蓋
庭金
之於
至行
創愈
汎稽



其地
其所
洞也
蘭移
其故
而堅
之種

鞠侯
鑿字

臂斷

錦泰附錄
總大德
交內錦
錦影衣
街中常
宗仁記
卷宗
仁德
月知
日
附片
直
孩
湖
仁前先生
先生
吸
晚
生
新
湖
仁前先生
先生
吸
晚
生
新
湖

附錄

棋

未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
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
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
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六

前集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泪没墮地以來日遠日踈貨財婚宦經營異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瓜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

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則足。蒿指剔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蠡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骸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旣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骸能爲禍福窮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凄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况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

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
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
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
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
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櫛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
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旣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
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
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
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八

前集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
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
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
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柰何而歸
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
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
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
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
謂之疋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
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

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可謂深切著明 乙巳秋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對問

九

前集

化安寺緣起 已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
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
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
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
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
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
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
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剩縣及考城塚則云宋
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十

前集

園老梅殭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
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
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
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第
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儔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
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
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
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
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明時商飈
薄江階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
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獲髮皆明初宗匠而
真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
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
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
自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
此山者卽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
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
出而有聞於世子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十一

前集

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由
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
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
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
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
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
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
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坦
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就爲
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伴

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
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十一

前集

甲子阮大鍼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
與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
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
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
先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
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
公群小意思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
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
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三

邵集

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
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
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
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
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
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
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
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
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
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

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
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
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
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
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
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
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
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
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十四

前集

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旦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觀於前泫然絜歎相對庶幾可目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絜歎相對者天亦不欲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祭文

五

前集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媪羸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借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識。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刺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日竹橋刺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翁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旣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沈執 乙巳月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
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羗變姓於傭保之間幸
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
下兮醢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
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魍魎之繁徒宦
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
板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菱舍兮念門戶之榛蕪
啓藝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
寧寡篋乎蓬華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于腐朽者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十七

避地賦

之風逸遂信信詈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兩京
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
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
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蹯之熟兮
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
乃避地於
今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窄寧兮
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群之
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
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
幾其復爾儼佛像於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

土之耳目兮。祇鬼瑣而自疑。鳧雁唼呷於鴻波兮。鳥
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窻兮。星宿之推移也。何
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
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間諸。凡島中
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
飛霧集。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
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
乃天。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
人以書舶兮。七綵華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
辨其真贗。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

鳴余既惡其侈。怵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
不可東行。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中而那避地。
見墨子

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銼于
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黎瑣碎於
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
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鵑
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
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柩。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
錢。又乘颼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
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

南雷文定

賦卷之十一

六

前集

之鹿下兮似老人且歎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風
颺颺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
凄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
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
鹿之搪揆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
之鬯達兮豈等級於醲醑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
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筭子鏗然
悲屠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
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
遲暮陶有遇况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

火詩

南雷文定

試

卷之十一

十九

前集

圃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徨依齋之易卦兮聊避
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
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咎譽
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
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捷六枳蓬蒿
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
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
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
之紛如兮畱久湮之秘圈鷄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
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蚍蜉直

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墜僕區之法亡兮桑梓
淅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象隅
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車襁女孫之三孩兮
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湍井臼兮盈丈而共鷄
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
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羗獨不得際於斯時兮
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
邑之士人哀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
衣累累此寺兮曾中流而擊楫挽陸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
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畱於灰劫相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干

前集

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異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
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
往而後復延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尙遑遑其何適亂
日探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鵠血兮結蓼花以爲佩美
人復貽予以苦藥兮彼莠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
兮苟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畱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蒞蘚所不辭招菟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鵲哭且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千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况夫魁梧

南雷文定

卷之十一

三

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訴霜鬢誰憐雨切襍粉染于髮露酸心牙爲嬌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冤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茲草之萎淝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

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南雷文定

賦卷

之十一

三

前集

海市賦

余登蓬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竒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棄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

南雷文定賦

卷之十一

三

南雷文定賦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恠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曄曄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鬃風鬣儼烽火之告巖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旌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叅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為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薄宣驕。其後幻為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為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韞鞞，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螺瑣碎，未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南雷文定

賦卷之十一

十四

乃帆席未掛，僧窓宴啟，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蟒畧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齷齪。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蝸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為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賦中絕作

乙巳秋七月廿日未刻，湖門寓舍讀畢，是日得馬蘭帥前二弟書信。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南雷文定 目錄

重建 先忠端公禩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叅議磻礎閻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叅政籲之丘公墓碑

南雷文定 目錄

二

後集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

陳令

職方

戴郁

書錢

施恭

姚江

十一月初九

新刻附錄

錢明山附志

卷下

江表卷下

不盡卷下

不盡卷下

收通年自二月間中採未極超極面敘長曲身真身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

目錄

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一

後集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寃竟遂使天綱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畧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灰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
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
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
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
邊鄙之干阨至於未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
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
三代之英者君亢臣界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
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歿則雜以俘戮如陳統德等逆闖
之難則雜以牖灰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
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
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
廓清之功矣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有。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南雷文定卷之一

序

三

後集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有。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京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爽。陰羽。葉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綿。崑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下不得觀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序

五

後集

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酪獨

南雷文定序

卷之一

六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涇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七

後集

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克、揭傒斯、張養浩、宋駿、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澁整雅，畜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矣。

篤論不可易 乙巳七月

南宮文定卷之一

八

後集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取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宙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宇宙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九

寒集

亦是篤論可破專家之說 乙巳七月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嫺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謹鷓鷯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

南雷文定序

十

後集

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竦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文各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淺淺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圍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尚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三

後集

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肩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掇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
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
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
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
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珣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
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諱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
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
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
寧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西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後集

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
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
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
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
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
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
勢所惑也

大相談理學

以閩洛之說

者於古文詞不能不右宋人即于

詩亦不能不袒宋人焉之非篤論也乃明詩殊
不肯爲宋人科曰于此見明文章精詣非
法理學者所能企也
己科七月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
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
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
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
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全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
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颯發少攻舉
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
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艷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
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
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摸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
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
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秘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
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畱其膚受耳使君
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
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闢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
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
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
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四

後集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訖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叅同悟真之有倫春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朱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

七十年來變燹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
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
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應酬淺率之文

乙巳秋七月
廿三日申刻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六

後集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厥節之忠臣祭塋贈蔭卹典咸備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
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
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厥節最著者十三家有
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
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
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
其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
何以旨殿上而加級非黃綠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
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親劉宗
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七

後集

示以勢尤杰彘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
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畱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
履安馮亨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
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
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
改卜叢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
之未亾爰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
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歿紹興推官陳子龍銘
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
光先海道許彥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

告廟賦詩懇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
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
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亾
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
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
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
明亾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吞門目
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亾之數亦前知之
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
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南雷文定

卷之一

文

後集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
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
復乃卽其故里老崖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
教諭沈君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
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
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
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
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
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葑房
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灰而不亾者庶幾其

或遇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十九

後集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廼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畢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二十一

後集

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畱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懸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繼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夜泉

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屨笠雲委聿興工作穿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棖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坩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
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
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
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
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
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
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
以叅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叅學之願不
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
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秦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
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
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
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眞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後集

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畝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大小何常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螭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鏡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墻。藍水東流。戴九
 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狹
 獐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
 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
 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
 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矣。

南雷文定

卷之一

音

先生文名一節。晚年忽愛耐。奈何而。境同也。雖不赴。微和。而史局大減。必欲先生。
 先生文名一節。晚年忽愛耐。奈何而。境同也。雖不赴。微和。而史局大減。必欲先生。

後集 丁亥 佈 慈 志

秋 望 於 廢 籬

雲 登 萊 之 臺

姚 江 李 秋 賦

蘇 州 評 定

御風
靈痛
膾者
翁之
固陋
但家
有如

海
之
深
矣
謝
之
甚
矣
高
年
年
已
矣
更
換
不
易
矣
爲
感
慕
外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端門而古松流水布筭簌簌頗知其崖畧今觀曆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水寒於冰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後集

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亾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淡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灰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

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
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今後人尋繹端緒無
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
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
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
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
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
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
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
墻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
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
荒落又加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
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三

後

推法表法列之志中實是不易
之論不然後人何所考授必別求焉

門之書而學焉則國史爲虛設而一

代授時大典不傳于正史而傳于稗官

也
乙巳秋七月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塋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瘡殘頑鄙不灰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歿宸濠之難諡忠烈高祖輝尙寶司卿曾祖奎上林苑監丞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一

後集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旣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讒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裹一切據攔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
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
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
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
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
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
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
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
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二

後集

不可謂無益與亾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
俛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
王從來亾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
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渝州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
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
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
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亾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
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大學
生黃正諡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東浙之事何與亡之數要生
人自不可沒身乙巳秋七月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
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
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涓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便能批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
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三

後集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
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
濱與柴樓左近歎狎相過抵掌指書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
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
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公
何而燼黨阻山野無寧處闇公從亾君亦徙居郡城

甫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常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闢入甫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鏗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綈表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謾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

三

後集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鳥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妻楚蕓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倍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塋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遠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共事登侯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

商雷又定

卷之二
墓誌銘

高

後集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誨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文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拮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湖山蠹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闔閭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奇半別急
以上三唐
聖核後修
即又至黎黎
洲文釋不
純注出此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按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五

之長

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婁娶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
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塋墓符邑紳何源爲
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
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
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
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側
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
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
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
及風土先生不禁慨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十六

徐

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
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
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襍穢
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
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
蜀也灑瀕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
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
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
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

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亾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菘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七

文集

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楸模棧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就集中訪例觀之此人不當沒而沒之其目以兩道
故也乙巳七月

鄧起西墓誌銘

二卷十六卷者之門字六堅字不下增一坐脫死而不知作化如遊...
何通伯數人而特書者不第皆遠也
多矣若冠中絕少起西在元門苦身持力心賦之者未嘗一日不可謂忘懷時內知太冲志其卷之此西侯揚區云
全讀本淨大生雜出遊不違可解
大卷前失雜中與和平之別各有也
而名其五月二兩宮澤記元和代欽嘉叔時年各書四

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丁夕二...
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以命淮南以官印印
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籥獄
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圍中草授起西坐脫而
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天

後集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
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
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
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
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
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橐累累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
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
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
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
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山陰縣志

卷之四

風俗

四

君名於鄉向以起西歲乙之起所往急介去當之於有徐遍走而死瀑萬甬東已窳數人目訪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鯨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囑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天

後集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橐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
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
得志於時者往往逝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
不逆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逝於釋氏者鐘鼓杖拂
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
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
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
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
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十九

後集

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
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顛名一門粥粥然循墻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募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後集

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杖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亾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三

後吳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澗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澗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星
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
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
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書院均屋之學自有濤瀚別

是二家立說家是允當社共通

三以得聖賢之旨治天下國之務不難

其死守牆下存一先生之言以世也

冥遇此制科之本也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

集

尊而別造問徑安為有志不是書
家生駕下其死鮑一毫之時文

抱頭拍案不出海三章皆非也

乙巳秋七月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閏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寃闕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

南雷文定

卷之二
墓誌銘

三

後集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寃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

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
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
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識微
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
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
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
可一旦抹殺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
過於矜愎流爲歆劍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
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
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
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
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
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僞命約
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
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
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其
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
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
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

知者目為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
嘗致書如臯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
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
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
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
南皆諸生且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盼生姿
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鑑虞山之陽
短碑數尺不平者嗚

承平公子 翻、子念父亡有沒

商晉文定卷之二 墓誌銘

三五

虞山之欲起涿州非欲翻逆案也但自

為地耳小人只圖富貴何有他心迨

其自身事

與朝尚也踰端程欲以舊怨俸以玉書

則小人^{之常}態不能自改蓋入我

朝而東林之爭勢矣矣其如附東林以市

聲名及現身敗名裂遂親身修

然於東林子弟抑豈非拘疑不復

其修者乎

己丑六月三日 吳第中 兩版燈下

公諱... 雙溪... 故惠... 曆甲... 以嚴... 循理... 精神... 民死... 荒之...

...

...

...

...

...

公諱

雙溪

故惠

曆甲

以嚴

循理

精神

民死

荒之

禮姚

始知

濟之

縣有

藏為

金二

凡人

癸丑

茸公

不可

叅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礧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
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
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
曆甲辰進士第授湖洲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
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
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
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
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
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六

後集

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
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
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太治行部至蕭山其
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
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
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
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
癸丑以本部郎中揔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曷
茸公輿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
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

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
脫巾懇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
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囿之弊坐放如期
築倉厥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
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
汝華特疏題畱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
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七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
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
梅以之間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南雷文定

卷之二

手

後集

歌于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駢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之豉龍溝北壘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儒人副室陳氏
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祐
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皐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
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
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蕪蟲穴其間岩關奕奕
群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
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需於郊
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出草允思閣記長

南雷文定

卷之二

三九

後集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新治荆較訂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
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
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麤
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
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
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一

後集

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
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
宋南渡。世居杭之臯亭。後徙石門。曾祖臯岡。祖素菴。
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
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
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
服也。一日從吏求訟課約千餘言。吏鈴尾示之。索錢
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
之五行俱下。彌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
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皆

有至理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
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
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
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威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
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淡相降
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駘藉邑人睚眦觸歿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
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弓刀
摩戛之間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二

後集

時時闢及縉紳鞠躬做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貼
身揅定刪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
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
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
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羗國嗟呼其
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
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
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亾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
里胥所躡躐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

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準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柟，關，杰，祚，垣，正，渠，師，樞，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後集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撥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睎。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宐力贈南昌知縣父及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崑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四

後集

摠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闢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賞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中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

意菽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微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曰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五

後集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圍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瞋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

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遙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宣曰夢愷曰夢雍婚曰臧燾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
晦曰絃曰甘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灰於獄底其亦天
之所眷哉

用意深則著語自痛

己酉六月三日
京師雨室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六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崑崙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嗷拏。穿透四溟。必申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叅政父。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七

後集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閫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塲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舍。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亾矣一日不知所往畱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踪跡不定或雪夜赤脚禿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溪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路海而歿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八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鈞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路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亾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饜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淡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歿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塔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玉之禮歛其衣冠殯而塋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及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及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
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
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
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
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浙數傳以
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梁氣習不屏自遠后岡
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
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
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與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
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
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
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
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婁下課子
第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
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
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
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
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成克解府君與之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甫言文苑

卷之三

十一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尚。毘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亾。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成。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于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晉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錄

三

卷之三

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未學稍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塋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

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序。
松沈栢碎。畱其不盡。源湲流沛。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山西右叅政顧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顓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許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廬公無以應

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撈掠必盈數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十五

後集

千漢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草化為飲食流血化為行潦哀號化為音樂非無情
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
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為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
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
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
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
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
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洵
庠生楊斐菴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良臣穀旭百
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諛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穀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
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十六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蔽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十七

後集

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克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克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弁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薦袞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麴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克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旣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二

後集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

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拓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閔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後集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癯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旻女一人
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
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
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
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
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
而反填淤唯我鼓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
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
飫彼書蟬欲林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後集

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
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為道學先生作傳誌為此證

亦得所謂協之義兩協也
乙巳七月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
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灑
鄉灑鄉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
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
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魚字
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
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
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重

後集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
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
爲業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
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
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筐之所能埋沒者也
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
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
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
摠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
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氈毳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餽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未疾不能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五

後案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舍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脉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勅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未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五

後集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
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
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觀介自始末殊為可憐僕寧

受○羸○善○而○潔○与○介○肩○同○病○恐
此○區○然○其○亦○不○獲○久○在○天○地○間○生
死○不○是○道○唯○不○得○三○光○所○字○為○痛
耳○濕○門○寓○舍○讀○法○文○燈○光○如○豆
門○外○犬○齧○如○豹○柝○巡○聞○不○林○不○倚○心○字○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
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
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亾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
趙亾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
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
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
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
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
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二十七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
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
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
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
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
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
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
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斑斑師累還本部員
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賓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
貴州距闡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

稍示休息俾溫腳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
擾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二十八

後

卽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
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
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
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
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
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勅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
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
葬百雲介爰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
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
熟徙郡城會祖寇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
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
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
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
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
追封三代亦綠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
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二十九

後集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
何此、衋衋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
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
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
側間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悅皆有條序棺槨複縈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
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
毋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
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
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
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
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
會漂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
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
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
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
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
葺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
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十

後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
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
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叅同契入僧舍
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續時曰今日方
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
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
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
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
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
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
微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
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
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
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
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
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
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
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口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耀誰曰不宜
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予嘗見子佩血疏血色黧赤題跋甚

多有黎洲一跋甚淑至此而書如終

不其暢也由記此事甚多難免強寫之

末上難矣予嘗爲允初跋一文于冊似能扶壽先

此亦一跋也予嘗爲允初跋一文于冊似能扶壽先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

南雷文定

墓誌銘

三

反

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徃徃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克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張且復。毛孝章。名理則萬公擇。文王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繹。澤。董。弼。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且。出。而。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

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擅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塲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暮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南雷文定卷之三

三三

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

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鈞之上，取士歌牧之中。

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王

峯委心自昵，公卿問物沓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

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

碌碌之論，頓挫塲屋晚乃以朱墨礪碎出於名公大

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

弁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卽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醵肺烹蛤蜊蔬椽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遇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

南雷文定

卷之三

墓誌銘

三十四

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亾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網之壅。雍庸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闕。

對勅林清乙巳秋七月廿二日教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氷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一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申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臯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爰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吳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卽持忍公丁夢佳
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
友聞見旣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
信嚴子忻顧斐公虞大赤仲皞卓珂月鄒孝直叔夏
嚴子飡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
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
循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儼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
贊非一閩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
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二

後

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任顯
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闢七闢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
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

二卷二更初詣鐘

四更 圓指 經是 圓儀 肆也 本然 之說

五天 福至 九號 讀作 九號 當致 九號

六天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六天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天 抵指 持持 持持 持持

八天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十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二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二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二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二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三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三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三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三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三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四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四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四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四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五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五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五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五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六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六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六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六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六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七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七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七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七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八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八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六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八十七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八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八十九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九十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九十一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九十二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九十三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九十四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九五行 律同 持持 則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律同 持持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為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為佛也元時為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為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窠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窠之識見耶子四人

之盆
十三
汪爾
理志
子珏
四清
仁菴
尚雷
了郎
物於
佛與
筆誦
為佛
於問
當錄
得廿
一此
此愛
說二
韶齋

東山先生

此卷中

取卷中
取卷中
取卷中

言公卷中
言公卷中
言公卷中

同社
同社
同社

東山先生
東山先生
東山先生

同社
同社
同社

東山先生
東山先生
東山先生

之益月鳩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三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窠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窠之識見耶子四人

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
 孫二人奏庠生之鏤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
 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與近理亂真亦豈易到
 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爰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何如必效外佛然黎洲承載山之
 學立志作儒門龍象俾時各行

南雷文定卷之四 墓誌銘

後集

其事也 乙巳七月

催科 白 後集 三 誤作推

喜可逐一紙榜名 十一 誤作掛

如舍克石 十一

併考 字未詳 悲是科理之表於句當有

不忠不烈 其言 鍾石畢夏以法 三 未詳出

非年絕 其言 鍾石畢夏以法 三 未詳出

詳 其言 鍾石畢夏以法 三 未詳出

仍息 其言 鍾石畢夏以法 三 未詳出

自暢前碑評先師 即彭三休也

竹憲漢書 不遺餘力 鍾石畢夏以法 三 未詳出

余於己已冬 偶過柳塘師先生館中

牧為文致為尤心所篤好者也

長孫甬

長孫甬

長孫甬

長孫甬

長孫甬

長孫甬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勲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旣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五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
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
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
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
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
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
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
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
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
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六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
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

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
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
珏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
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
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潤而水拆王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
以利刃松耶栢耶尙以利其後亂

洪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洪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
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
早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
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
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
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
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
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七

後集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
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
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
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
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
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
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
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
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雅牽亦駟
存之墓而止
向
淨不蔓不支
可別生活取
非老于文詞
所能爲也
乙巳七月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七

後集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

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社體柔嘉之姿旣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畱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八

錢集

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譙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滅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滄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會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
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
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
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
賢也嘗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
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
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
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
草王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
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晁熟京兆托爲誤述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墓誌銘

九

後集

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
京兆之毋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
虞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
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已未進
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
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
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
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銓吏於其邑者
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

後集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
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
數陳建立 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
仁謂滄滄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
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
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
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
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
賢人巷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稷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
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佞群枉四也
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
鬪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
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
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
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鳥怪聲
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攷九也民爲根本七月
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
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一

後集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旣多民皆沉舟束
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
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
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
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
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
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
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
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臣師二千旣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旣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兼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
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
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蹇
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萊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
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
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
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
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
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
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
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
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
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
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渝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後集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闖○有○平○國○浙○有○方○王○棄○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廕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十五

後集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鳥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臯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六

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做之所生掾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齋鼓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鼓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鼓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
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
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
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
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
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
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徐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覲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
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叅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
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
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
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
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
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
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
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
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
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
曾孫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
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
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鈞新與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七

文集

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
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
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
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
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
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
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
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
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畱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做府兵之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九

後集

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勲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克庄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
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
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
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充○次○治○邠○女○一○
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欵○令○介○予○門○人○孫○士○璘○求○傳○余○
謂○迓○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
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遊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煥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統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歛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旄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

柳池上疎著竹樹倚伴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
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
三子曰會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
益遠矣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驢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疔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矣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恐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
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
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
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
爲錢嵩明誌可也

南雷文定

卷之四
傳

三五

後集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如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如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六

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

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勲承勲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勲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勲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抹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後集

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勲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勲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

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龔相之圃乎

風入琴

同宗人琴六月 日杪粟

善士... 六月... 獻... 書... 大... 照

今杪... 善... 書...

除... 書...

四卷... 按... 卷... 四... 神... 通... 謹... 念... 此... 稱... 恭... 愍... 一... 人... 也... 子... 欽... 已... 請... 此... 王... 未... 歲... 乙... 亥... 公... 年... 未... 十... 年... 副... 子... 亦... 級... 夫... 人... 宰... 食... 塔... 家... 三... 行... 白... 蓮... 志... 者... 又... 再... 傳... 教... 宗... 夫... 子... 亦... 不... 假... 世... 知... 十... 大... 及... 白... 蓮... 志... 者... 又... 再... 傳... 教... 宗... 夫... 子... 亦... 不... 假... 世... 知...

善為人... 此... 引... 證... 者... 也... 恭... 愍... 一... 人... 也... 子... 欽... 已... 請... 此... 王... 未... 歲... 乙... 亥... 公... 年... 未... 十... 年... 副... 子... 亦... 級... 夫... 人... 宰... 食... 塔... 家... 三... 行... 白... 蓮... 志... 者... 又... 再... 傳... 教... 宗... 夫... 子... 亦... 不... 假... 世... 知...

三... 行... 白... 蓮... 志... 者... 又... 再... 傳... 教... 宗... 夫... 子... 亦... 不... 假... 世... 知...

南雷文定

卷之四

手八

徐... 第...

乎會謂恭愍之廟不如巽相之圃乎

員橋巷東首

如錢不便
原票帶回

今收到古市卷

領募沈守之

安仁局

善士欽韻珊捐六月分惜字壹愿錢壹文此照

同治八年六月

日收票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八

徐嘉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畱城東數日
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
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
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
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
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
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魄主帥颺颺伊黔首之無
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蠻至

南雷文定卷之四

无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
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鏜
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
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
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
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
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
織弱娉嬖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
緝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萼髮光可鑒流波似鑿釵則
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綵縵之聲若風度壑平日

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克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激艷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僉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蔽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

卷之四

三

乾隆甲辰十月北行水程淺阻直至明年乙巳六月始抵溧門因遊桂縣至薊北一視二弟留旬

日而歸時七月十三日也臨常道宿破窓老屋

置觀于地報乃心間時緒老卷以遺窮秋

連日閱此記之卷末乙巳秋七月廿日三教燈下物

道光壬寅臘月匡王亮生夫子借得淨本過度一通